



中国名家文学丛书

无住地带

高 尔基



抗日战争文学丛书

无住地带

上

雪克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老作家雪克同志继《战斗的青春》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战斗的青春》一书曾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希望这部作品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品以抗日战争中冀东大暴动为背景，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以罗森为首的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杀敌斗争故事，揭露了日军官兵在战争中的思想矛盾、复杂心理以及侵略者的凶残、野蛮。小说中，感人的爱情故事和血腥的战争场面相互交织；背景广阔、气势宏大；情节曲折、故事精采，既有较好的艺术魅力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责任编辑：马秀华

美术编辑：宋丕胜

书名题字：李应奇

封面设计：邓先荷

抗日战争文学丛书

无 住 地 带

(上、下)

雪 克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1/32 20.375印张 508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1.00元

ISBN 7-80505-246-8/I-238

雪克



作者简介

原名孙洞庭，现名孙振，笔名雪克。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幼年在本村读过三年私塾，十四岁辍学，先后到吉林桦皮厂、交河县的印刷刻字局学徒。

“七·七”事变后，回家乡投身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献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宣传部干事，《冀中导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记者。全国解放后，历任国务院文委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长，中国文联办公室主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助理，天津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天津文联党组副书记，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1958年曾出版《战斗的青春》一书。

1987年7月病逝。

《抗日战争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为配合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本社特选编《抗日战争文学丛书》一套，内收孙犁著《风云初记》，袁静、孔厥著《新儿女英雄传》，李英儒著《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著《敌后武工队》，雪克著《无住地带》。以上五部作品，前四部均为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名家名著，此次编入本丛书，经征得作者或作者版权继承人同意，并承蒙享有出版专有权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慨允，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无住地带》是著名作家雪克遗著，由本社初次出版，相信也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9年11月

目 录

第 一 章	不屈的山	(1)
第 二 章	唐山风雨	(13)
第 三 章	捉放中岛	(32)
第 四 章	九神庙之刀	(50)
第 五 章	编外敢死队员	(69)
第 六 章	武士之命运	(82)
第 七 章	暴雨梨花	(96)
第 八 章	雾灵沉梦	(112)
第 九 章	骂下卢龙	(125)
第 十 章	铁营风云	(142)
第 十 一 章	八百里血路	(150)
第 十 二 章	重投火海	(173)
第 十 三 章	樱子泪	(188)
第 十 四 章	复仇篇	(205)
第 十 五 章	赤木之死	(217)
第 十 六 章	自裁剑	(235)
第 十 七 章	岬山之战	(253)

第十八章	长城的儿子.....	(270)
第十九章	绝壁金莲.....	(282)
第二十章	巧遇.....	(297)
第二十一章	艰难的重逢.....	(309)
第二十二章	赶驴过关.....	(323)
第二十三章	风高亮甲台.....	(341)
第二十四章	挥戈冀北.....	(353)
第二十五章	潜逃.....	(369)
第二十六章	激战之前.....	(390)
第二十七章	雾灵绝顶.....	(401)
第二十八章	空谷硝烟.....	(412)
第二十九章	无住地带.....	(428)
第三十章	冲出地狱.....	(448)
第三十一章	木兰布通飞骑.....	(464)
第三十二章	荒原会战.....	(476)
第三十三章	绝密战略情报.....	(495)
第三十四章	老虎磨牙.....	(510)
第三十五章	长城神斧.....	(522)
第三十六章	离高原上草.....	(545)
第三十七章	霏霏杏花雨.....	(557)
第三十八章	悲歌落雁湖.....	(570)
第三十九章	血染碎石川.....	(584)
第四十章	奔袭.....	(596)
第四十一章	平谷秋风.....	(612)
第四十二章	野虎山决战.....	(625)
后记		(646)
写在最后的话	刘国华	(647)

第二十二章 赶驴过关

罗森在油灯下阅读着情报。

他带领重新恢复的三个大队迁回到宽城、兴隆边界水湖庄打了一个胜仗。由于缺乏给养，不得不迅速转移到铁营、火石涧根据地，命令年振标、沈佩、于泰山三个大队继续寻找和动员失散的战士归队，同时努力吸收新战士，扩充队伍，加紧训练，准备作战。出去了几天还都没有回音，戴明护送顾云卿、魏元初、黎之光等去平西开会，也还没回来。这都使他放心不下。

各种坏消息纷至沓来。各区、县许多干部牺牲、失踪。一些地区的地方工作也垮了。最使他震惊的是第三支队长单庆叛变投敌，支队损失十分严重。这些消息使他忧愤、悲痛，焦虑不安。

特别使他发愁的是，支队和开回来的军区主力都急需补充给养，要尽快地准备足够的粮食、被服、鞋子。但是，几乎所有的粮食运输线都被日伪军警破坏了，切断了。凶狠狡猾的潘太郎宪兵司令专门抓这件事。他深知，这就等于扼住了热

河地区八路军的喉咙，无形中加强了日伪军的力量，对他们“扫荡八路”的作战大大有利。

罗森吸着烟斗，一会儿对灯沉思，一会儿伫立窗前。一会儿又走出屋去凝望星云出神。

想来想去，他决定亲自去五凤楼走一趟，找郭翼当面商量这个问题。

这时，一声“报告”，小王进来了，眉开眼笑地说：“司令员！好消息！”

“什么？”

“第一，瑞子医生说，方秀同志的眼睛问题不大了，快好了！”

罗森一听，象暑天里喝了杯井拔凉水，精神一振，笑问：“第二呢？”

“第二，以华连长带特务连回来了。好家伙，全副武装！”

罗森心里一喜，对小王说：“走！看看去！”

原来，以华从林雪那儿听说，小灵山据点的伪治安军中队长王发财特别怵三河县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陈一匡，一听那名字就哆嗦，拼命讨好陈一匡，隔三岔五地进贡送礼。以华就安排两个排打接应，一个排埋伏在小灵山据点外的高粱地里，手里就只有罗森“借”给他们的那几支枪，自己和两个战士化装成特务，打着陈一匡的旗号，赤手空拳，大摇大摆地来到小灵山据点。

王发财点头哈腰迎进据点，笑问：“陈队长怎么没来？”

“哈哈！你眼里就有队长！要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是！是！兄弟明白！”队长来给他点烟。

“啊哈，队长的盒子枪是新的啊？给我看看！”说着抓住了枪把。

王发财笑嘻嘻地摘下腰中的盒子枪。以华接过枪，又指指他卫兵的盒子枪。两个战士叫他们也摘下来，拿在手中。王发财

有些紧张了：“您这是……嘻嘻！”

“谁跟你嬉皮笑脸！”以华把盒子枪顶上子弹，逼着王发财，“命令弟兄们集合！架枪！我要训话！”

“您这是？”

“快点！”以华用枪口顶着王发财的后心。

就这样，一百多伪军被命令架了枪，向后转举手面向墙壁。一个战士跑向据点外，把小红旗一招，埋伏的一排人跑了进来，把枪弹都缴获了。以华还接过轻机枪试射了几发，声音还挺脆生。新枪嘛！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解决了问题。

罗森跟小王来到石坪上，就见以华的特务连都持了步枪，队前还架了一挺轻机枪。以华喊声“立正！”跑步向前行举手礼报告：

“报告司令员！特务连一百二十人到齐！我们拿掉小灵山据点，缴获敌人全部武器，伪军当场教育释放。”

“稍息！同志们！祝贺你们的胜利！每人发三块钱，买双新鞋穿。看你们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战士们低头看看自己的脚趾头，都笑了。

“据点和岗楼烧了吗？”

“……没有。伪军们一个劲儿地磕头作揖，说他们的行李都在里边……”

“岂有此理！敌人对老百姓慈悲过吗？你不烧掉它，这个据点不等于白拿！得处分你，扣你两个月的津贴！以华，你说该不该罚你？”

“报告司令员！完全应该！”

这时，樱子又笑又跳地跑来，喊着：“司令员，快去看秀子的眼睛！”一见队伍正在列队，吓得一吐舌头。

罗森叫大家解散，刚说去看看方秀，就见她已经走了来，秀目闪光，流盼生辉，怡然四顾，笑意盈盈，那眼睛活象比失明之

前更亮了。

以华说：“真是神了！好得可真快！我刚说去看看你呢。你倒来看我们来了！”

方秀说：“亏了瑞子医生和林雪姐，还有罗司令员的妙方！”说到这里笑着瞥了罗森一眼。

知道内情的人都笑起来。

方秀说：“你们可别笑！王妙奇院长和瑞子医生说，那药方虽土，可的确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特别是大量的甲维。”

罗森笑道：“这么一说，打走了日寇，我也不会失业了，可以去当医生了！”

两人快乐地对视了一眼，迅速地交换了关怀和爱。

罗森告诉方秀，他要去五凤楼，请她和吴湘竹同志帮助特务连整训，并了解各大队的情况。

方秀说：“林雪同志要到五凤楼狐狸沟去安排情报站的工作。她人熟地熟，又是神枪手。你们和她一起走吧。”想了想又说，“这儿群众基础好，坑道深，有枪有粮。特务连在这儿整训万无一失。你放心好了。”

趁黄昏，罗森、林雪、黑豹、陈三虎、樊山雄、孙继永和小王出发了。他们以急行军速度，从迁西以东过滦河，越长城，走宽城之南，再渡滦河，到五凤楼。

天明时，他们已经站在峭石沟武装报国队队长崔步云家门口。

崔步云一见他们，高兴得咧着嘴一个劲儿乐，冲屋里喊了声：“孩儿他妈！”一边忙着往屋里让他们。

云嫂正抱了孩子喂奶，见他们来了，又惊又喜，慌忙下炕让座。崔步云说去找郭翼，忙着走了。

不一会儿，郭翼就来了，一进门就问罗森：

“你这陕西佬！从在天津码头上相识，我就知道你的脾气。

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找我一定有什么紧急任务吧？先说出来，省得我闷得慌。”

罗森道：“我说冀中佬，我要你想法从口里运进两三万斤粮食来。”

“啥个……限多长时间？”

“十天。”

“你知道吗？运粮的交通线全被潘大胡子带着日伪军特务土匪给截断了。必须在大山里开辟新的秘密运粮小道儿，建立交通站，而且要开辟东西两条线才行。这事儿我正在想办法。限十天，可就要我的老命了。赵助理员调喜峰口区当区长去了，其余都是新手。你们先吃些东西睡一小觉儿，我再向你汇报如何？”说着回头对院里喊：“我说云嫂，把咱们那宝贝疙瘩蜜榴榴抱来叫我亲亲他。你给大家弄点儿吃的。步云哥怎么还不回来？”

云嫂笑道：“你给他的任务他完不成能回来么？我这日子不好过哟！男人也决叫你拉走了。”说着，抱着刚吃过奶的孩子，敞着怀，露着两个大乳房，把胖乎乎的小儿子托给郭翼说：“我的儿，快叫你哥抱抱！”

“我说嫂子，你再净找便宜！看我不叫步云大哥拿鞋底子扇你！”

“这可是你说的呀！老嫂比母嘛！”

罗森见他俩打逗，也直乐，笑着对郭翼说：“老郭，我想试着当一当你的粮秣助理员。听说这差事最难干。”

“那当然！穷家难当呵！费力还不讨好。每个人都冲他发脾气，好象他开着大商号，得要啥有啥，啥时要啥时有。得管干部的吃穿，管过往部队的人吃马嚼，补充被服，还得兼顾救济老百姓，风里来雨里去，赶着毛驴从口里往这儿运东西。还得保管好，分发好。稍微不慎被敌人发现，便物毁人亡，前功尽弃。难哪！”

这时，步云大哥进来了。

郭翼又把孩子举了个高儿，才交给云大哥，一边问：“大哥，你的鞋底子硬不硬？”

“硬呵！这还是前两天你嫂子刚给我做的鞋。怎么啦？”

“那好！今天晚上狠狠扇她一顿。她又骂我了！”

云嫂在灶上搭了腔：“你甭恶人先告状。你哥才舍不得呢！”

云大哥笑道：“反正你俩成天价穷斗嘴。气急了，我各打五十鞋底子！”

“甭！你们这统一战线还够巩固的呢！”郭翼回过头瞅着罗森直笑。

“开饭啦！”云嫂一溜风似地端进了饭菜：辣豆、咸菜、苞米糲粥，一股香味扑鼻。

晨光已照上窗棂。人们吃饱了，都困得支持不住，倒头便睡。林雪却急着去办她的事了。

罗森叫了郭翼来到村南小溪边，用清澈的冷水洗了脸，坐在水边大石上，听郭翼汇报情况。还没说两句，就见两个背枪的报国队员走过来，冲着罗森直乐。郭翼冲那两人喝道：“干什么？有敌情吗？”

“没有。”

“没有，就去放哨！甭在这儿龇牙！”

“我们想跟司令员谈谈。”

“快走！快走！没工夫跟你们穷聊！”

罗森笑着站起来喊道：“有工夫我去找你们！”

那两人嘻嘻哈哈地走了。

罗森坐下说：“这俩人挺面熟。”他忽然想起来，有一次正是他俩把顾云卿缠住，颠三倒四，胡说八道，弄得顾云卿啥也干不了。郭翼一进屋，给他们俩屁股上每人踹两脚，一手拧住一个人的耳朵就往外拉，一边喝问：“还要不要酒疯？”

“啊——区长，啊，不，县长兄弟！俺们不要了。俺们去执行任务还不行吗？”

郭翼把他俩撵出院外。两人得意地眯着眼，“嘿嘿”地乐着，逢人就炫耀说：“妈的！又叫郭县长骂了一顿！”

顾云卿对此惊异不已，拍着郭翼的肩膀说：“这就是你们冀中佬的作风？”

郭翼笑道：“你不知道，这些乡亲讨厌一本正经的人。我才来那阵子，挺严肃，结果搞得孤零零的，真难受。后来我不得不学乖点儿，俺们的关系才变亲了。进屋上炕就睡，端碗就吃，连骂带打，无话不谈。姑嫂姐妹也一样。她们也不喜欢拿酸捏臭的。只要咱站得正，关心他们，给他们办事，制服压在他们头上的保甲长，打掉特务汉奸恶霸，为他们报仇，真跟鬼子打，他们会把心掏给你的。”

罗森信服郭翼这话。因为在郭翼手把手指教下，五凤楼山区培养出了大摆地雷阵的五虎二文，炸得鬼子胆战心惊。五虎是：虎山、虎文、虎义、虎林、虎光。二文是：文奇、文良。一次，虎山埋雷被化装偷袭的鬼子捉住，他大喊一声搂住个鬼子跳下崖去，自己没摔坏，倒解决了鬼子，在四虎配合下反把鬼子引进雷区炸得死伤狼藉。这里的群众，爱国心非常强烈。爆炸成了热潮。不少人学会了制作各种地雷。奇妙的石雷，瓷雷、硫酸雷、泥石雷，使鬼子的扫雷器也失去了作用。敌人一接近五凤楼必死人。炸得鬼子龟行鹬步，气得七窍生烟。

郭翼用一年多时间，瓦解了伪满反共武装，建立起抗日武装和几十个坚强的党支部，成套的情报网。特别是他使一位金矿的日本经理也成为同情共产党八路军的朋友，经常向郭翼提供情报，叫罗森尤感惊异。

郭翼笑道：“其实也没什么奥妙，我就抓住一条，真给老百姓办事！全区九百二十三户，凡有特殊困难的户，我都知道。我身

上带着一本帐，一个一个解决。解决一个问题，影响一大片，工作准能打开局面。我刚来不久，见老百姓都赤身裸体，心里真难受。我一了解，原来日本人收烟膏时配给的布都叫保甲长们吞掉了。我就叫武工队把他们全集合起来，在最反动的地主张寿山张家寨子开会，当场叫他们交出东西，让他们捐献钱物，挨个写反满抗日的保证书，还当场枪毙了一个有血债的汉奸恶霸。我告诉他们，谁敢再扣布匹，敲榨百姓，勾结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一律严惩不贷！能照抗日政府命令办事，经常向抗日政府报告敌情的，既往不咎，照样当保甲长，保证他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一来，还真给老百姓解决了一些穿衣吃饭的问题，抗日工作也前进了一大步。对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家属，我也注意关心教育。这些人人数不少，不可忽视。团结了大多数，人心向我，日子就好过了。对敌人，也区别对待。

“金矿上那个河野经理有厌战情绪。有一次武工队俘虏了他，我们不但为难为他，还杀鸡烙饼招待他，然后教育释放了，对他携带的巨款分文没动，还给他开了通行证。他感动了，回去和一些熟人、朋友讲八路军好，还给我们做过事。可惜后来被潘大胡子杀了。潘大胡子要把我限期捉拿归案呐！最近派到鹰爪营子的沼田要在两个月内抓住我，到处张贴布告，说活捉我赏伪币一万元，击毙赏五千，送信儿的赏二千五。你说，他出的这价格也太便宜了不是？”

罗森笑道：“他要知道我在你手下当粮秣助理员，兴许还能加点价？”

饭后，罗森和崔步云详细谈了开辟新的运粮交通线和沿途建立交通站的事。

郭翼要跟罗森跑一趟口里粮站。罗森说：“一百个不放心？县长大人，不相信群众，哎？”郭翼只好作罢。

饭后，崔步云从狐狸沟接回林雪，和罗森一起上路。

黄昏天气，橙黄的晚霞中，罗森等人扶了木棍，一步一步登上山岗，回头向前来送行的郭翼他们挥挥手，便大踏步下岗去了。

走到夜间十点左右，罗森他们被饥饿的狼群盯上了。这群狼伸着舌头，拖着尾巴，有气无力地走着，不远不近地尾随不放。无数狼眼在暗处莹光闪烁，来回乱窜。

忽然，一个黑影箭一般飞闪而来。近处的狼群在这大狼的嘶咬追逐之下，飞跑而去。狼群在大狼的叫声中消失了。那一只大黑狼来到跟前，大声“哼吱”了几声，跟着传来了人语声、呼叫声：“罗——！罗罗——！”是一个姑娘的声音。近了一看，却是这次郭翼给介绍认识的交通站站长丰书祥和他的妹妹丰月娥。两个人都提了步枪，挎了腰刀，跑得呼呼喘气。

“听说你过来了。我们放心不下。今天晚上特别心神不宁，出来走走，就碰上你们来了。”丰书祥说着，替罗森背了背包，叫着大黑狗一起往家里去。

月娥直冲冲地对罗森说：

“我夜里净想你想得睡不着。今儿一大早，我连着打了十多个大喷嚏，知道你就要来了。”月娥亲热地拉着罗森的胳膊并肩走着，一个劲儿傻笑。罗森也禁不住笑了。

“你总傻笑个啥？！死疯丫头！净说傻话。”丰书祥斥打他妹妹一句。

“我愿意，管得着么！妇女解放了，啊？！”月娥跟哥哥顶嘴儿，向来绝不让步。

“就你这死疯样子，人家才跟你离婚的！”

“离了更好！谁一天价叫他们撒摔。出来进去骂我死红眼子，该死不死。”月娥说着哭了，“连你也骂我死红眼子！”说着“呜呜”哭得更欢了。

罗森忙劝道：“甭哭，我能治好你的红眼边。”

“真的?”月娥惊喜地笑了。

月娥跟林雪一见如故。俩人挎上胳膊背上枪，嘻嘻哈哈得意极了。林雪、罗森和书祥一路谈着村里的工作情况。

回到家中，书祥叫报国会游击小组布置了岗哨。罗森很认真地叫月娥找来一块染布用的黑矾，用开水冲化晾凉了，撕一团儿药棉沾着给她洗了一遍那烂眼边红眼圈儿，然后才跟书祥去找了几个最可靠的人和最理想的干燥隐蔽地点，布置挖洞。

趁着蒙蒙雨夜，罗森决定先到鹤鸣峪安排建秘密粮站，再沿滦河西侧半壁山遵化公路东侧山中，进入深山峡谷中的猎户庄，建立一个秘密粮站基地。然后，走沙坡峪、消万愁过长城，往南进入遵化老根据地。

走进林木葱密的山沟，天已经很黑了。蚊子飞舞，发出很响的嗡嗡声。一声声瘆人的鹰啼兽叫。雨雾把衣服都湿透了。足足走了两个小时，才走出密林，看到明晃晃的溪水。

大家坐在大石上，迎风抖着粘在身上的褂子。忽听几声蛙鸣。罗森、以华、陈三虎、林雪听出是联络信号，立刻回答几声。山边转出几个人影，走近了一看，却又是丰书祥、丰月娥。兄妹俩背着枪，带着猎犬，领来了猎户庄的支书贾老开和村长贾文魁。大家相见了，一起向村里走去。

罗森问书祥道：“你兄妹俩这么快就来到这里?”

月娥笑着叫起来道：“这段山路我们比你熟啊……”说着话来到贾老开大伯家，点上灯坐下休息。忽然林雪惊奇地喊道：“快看哪！月娥的眼边儿不红了！眼又清又亮，漂亮极了。”月娥忙掏出小镜子照着看了又看，笑得闭不拢嘴儿。大家象逗小孩一般围了她看，都笑起来。月娥又冒出了傻话：“哈哈！这回我可以找婆家啦！”

老开大娘给他们烤了狍子肉，煮了苞米楂子粥。这也是从关里偷偷运来的粮食。他们吃上了几天以来第一次饱饭。罗森义和